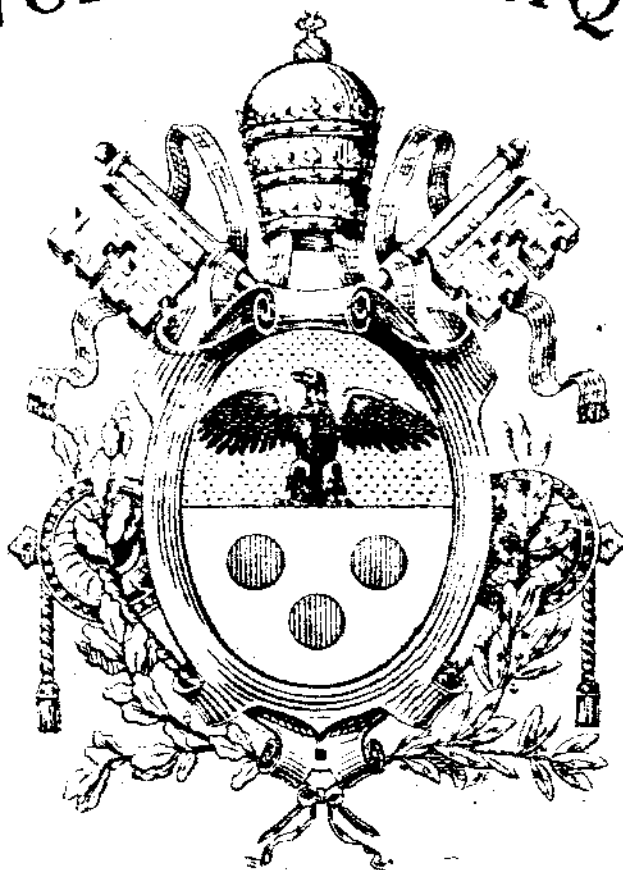


聖教雜誌

REVUE CATHOLIQUE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中華民國十二年陽曆三月

N° 135

第十二年 第三期

要目

- 插畫○安徽蕪湖祝聖胡主教攝影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襄陽歐鎮新建天主堂祝聖大慶紀念攝影
- 論說○社會叢談續 太陰
- 圖說(南通張謇) 唐墓橋
- 露德聖母堂銀慶日演說 (吳靖臣司鐸來稿)
- 傳記○廷彰濟國公傳 (蔣超凡遺稿) 聖方濟各沙勿畧右臂迎入法界那伐爾記(初修) 襄陽歐鎮新堂落成記 (襄陽李培德來稿)
- 專件○中國各傳教區主教芳名一覽表
- 說林○不值一文(悲秋譯)
- 近事○羅瑪之部 本國之部 外國之部

建堂籲懇捐助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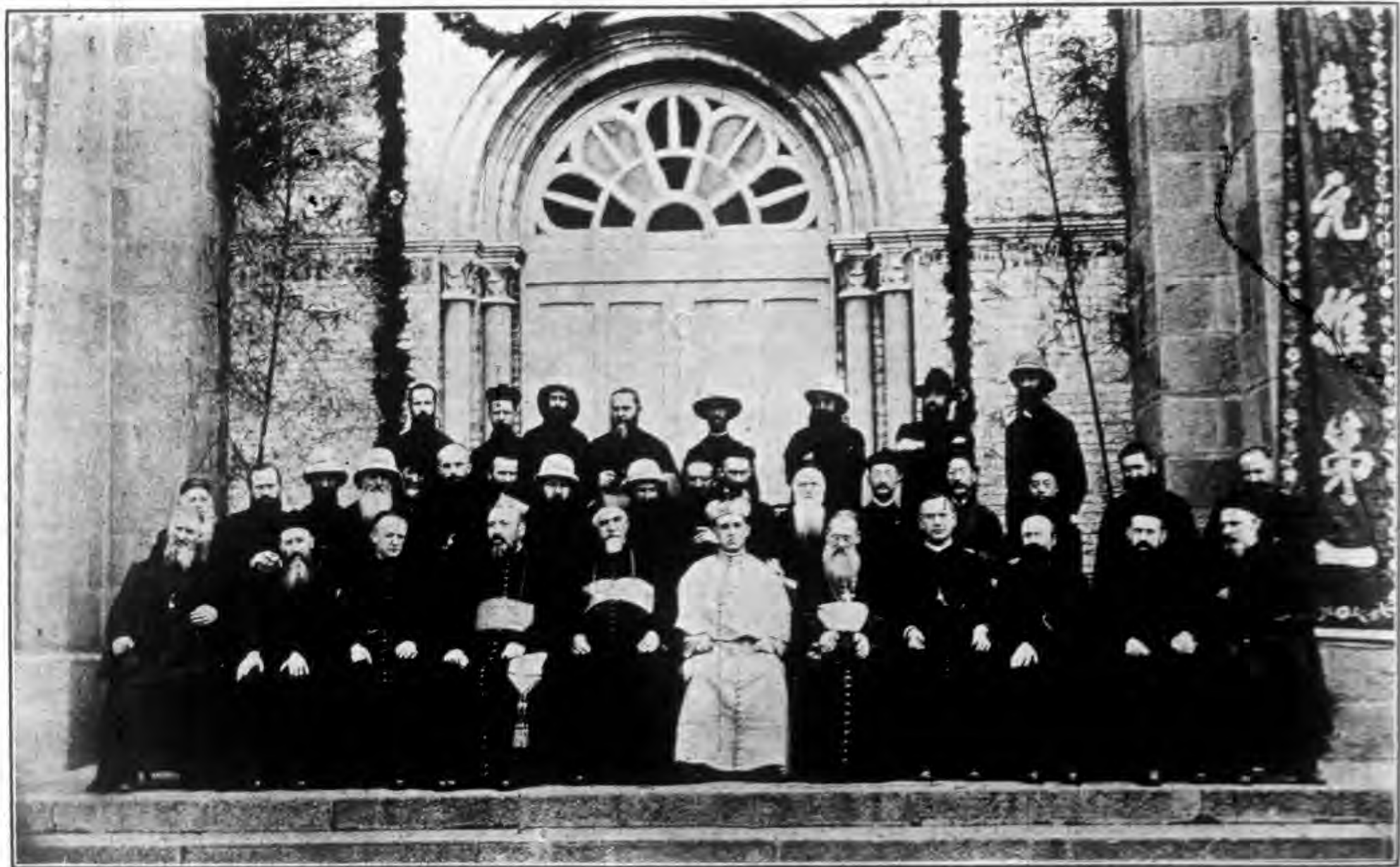
現在是恭敬耶穌聖心的時代人人奉聖心家家恭迎聖心入家爲王處處建造聖心大堂各會口教友均入祈禱聖心軍熱度愈唱愈高但稽查聖教歷史中華第一座聖心大堂原是造在浙江杭州在此聖心堂上天空還顯現了光明大十字今年適逢二百週年做鐸爲紀念前日之聖心堂又爲追隨先烈耶穌會馬神父之熱心今年在杭州臨平鎮擬修一座聖心小堂建築費當在五千元左右業已募得一千二百元尙少三千八百元一時不克興工想閱報諸君個個是熱心恭敬聖心的很喜歡別人認識事奉敬愛崇拜聖心亦願多造幾個聖心大堂俾此敬禮積極推廣此乃做鐸素所深信者也况吾教既屬真教絕對不限省分教友愛德亦宜普及當然不拘地點只要聖心多受光榮世人獲救而已用特不揣冒昧敬以聖心名義修函奉懇望海內公教同胞聯合一致鼎力襄

贊俾斯堂早慶厥成非特做鐸之請願亦聖心向諸君所要求者也

浙江杭州司鐸丁懋良謹啟

逕啟者在中西各國建造聖堂及若瑟堂者固多而山巔建若瑟堂者實屬罕有做鐸刻調山東平陰縣南白雲峪在該村毗連之北大山頂上於前清年間有胡司鐸加斯巴爾創修若瑟小堂荷蒙大聖屢顯靈蹟不但奉教者沾恩無算卽外教者亦叨庇佑誠普世之大主保也是堂規模狹小又兼殘頽往來朝拜者頗形擁擠及至瞻禮日人眾浩繁插足更難每欲擴張地基補修堂宇以光榮我大聖若瑟可惜囊空如洗又兼連年荒旱實難達到目的爲此登報懇祈我教中熱心諸士提倡籌資共襄善舉不惟我本處進教諸人念其大德卽做鐸亦銘感無既也

山東平陰縣南白雲峪天主堂李司鐸若翰
謹啟



安徽蕪湖祝聖胡主教攝影



襄陽歐鎮新建築天主堂
民國十年十月廿三日
祝聖天慶
紀念攝影

論說 社會叢談

社會黨對於宗教之態度

社會黨對於宗教之態度。始終如一。時時作激烈之反抗。此固其理勢所然也。蓋其所欲推翻者。不特現在社會之弊制。且亦及於現在社會所自以立之根本。夫此根本者。宗教所竭力衛護者也。故亦仇視宗教而反抗之。雖其內部之變化已多。對於宗教之態度未曾稍改。惟宗教與社會主義。於性質與原理上。果有絕對相反之處乎。已往之事。似證其然。然欲臚列事實而得其真相。當先辨別其孰爲黨義之所在。孰爲非黨義之所在。而由於他故者。

惟一黨之範圍既大。參與之人口亦多。則所用之步驟。亦往往有所不同。故社會黨雖多攻擊教會。然其中亦有持摸稜主義者。其語曰。宗教信仰當任人自由。不可以之加入吾儕爭鬥之中。凡貧苦之人。曾受教會之恩惠者。不可傷其情感。亦有純篤之士。更進一步。承認宗教之存在。曰。人懷靈魂不死之觀念。遂有宗教之創造。故人類之有宗教。殆如飢渴而有飲食肆。不可少者也。亦吾儕社會主義所不能變更者也。更有表同意於宗教。而且具熱烈之情感者。以爲欲振拔奴隸階級之人。以脫離飢寒困苦。除社會主義外。當將愛好宗教之天性。予以新發展。亦有疑滯於兩可之間者。如有人自設問曰。宗教之於解放社會。果爲需要品乎云云。夫此參差不齊之意見。不足爲社會黨異也。蓋人類於世而尙未盡滅其所具之天性也。無論若何謬誤。若何荒唐。良心必

一 千 九 百 二 十 三 年 陽 曆 三 月

有數小時之發現。且社會黨人廣開門戶。以召徒眾。其間所收者。固皆今日社會制度中人也。無論志念若何變更。私慾若何壅蔽。必不盡斥其已往之事。故每有爲良心所激。於言論之中。不覺流露其素來愛好宗教之心。雖欲掩之而有所不能。况宗教所施於社會之慈善事業。固彰明較著。即主張社會主義之歷史家。及其曠觀世事之達士。當其良心未泯之際。亦不能不承認之也。惟上所舉者。不過其黨中之少數耳。直可視爲例外。至若大多社會黨人。固皆反對宗教者也。其囂囂而相煽之言曰。吾儕當攻擊教會。及其事業。蓋彼等假宗教之名義。蠱惑人心。使人生服從心。及奴隸性也。曰。吾儕之所以必當攻擊之者。以其足以誘惑下等階級。不信任革命事業也。曰。吾儕當攻擊之。排除之。以其假借倫理及規誡之名義。助資本家以攻吾勞動界也。凡此皆社會黨抨擊宗教之言。或表以文。或宣以口。其歸則一也。總之社會黨所以仇視教會者。以教會爲私產制度之衛士耳。以教會慰藉人類於困苦中。使其甘服之耳。惟此乃其總攻擊。至其所用之手續。則殊不一。隨各宗派之思想程度。而異其方法。隨聲附和之愚民。不過毛舉宗教中之細故。及其偶然之遺行。以資謗議。故大同。與。工服。兩歌。偏國中無不知之。歌中所描寫之情形。即社會黨大多數人之意念也。聰明伶俐之士。如演說家與著作家等。除一二有特別之意見外。類皆用精密之方法。力詆宗教中之事實。法律。及其組織。虛構捏誣。無所不至。大言炎炎。皆有掃除宗教之志。至教會之申辯。彼輩皆掩耳而不欲聞也。近日此類之激烈反抗。似已稍形和緩。

蓋最近里翁萬國工黨聯合會中。曾創議。謂各工團之哲學家及思想家。可不必汲汲於攻擊教會。此項決議。將來有何現象。余固無從懸斷。惟由已往以決未來。似攻擊宗教之舉。彼黨已視為無足重輕者矣。

又自一事不可不記之於此者。卽社會黨人中。每有欲以哲學之理。證其所懷之計畫。然所引哲學。皆今世詭異荒謬之學說。彼爲立其所抱之社會主義。卽不惜與怪僻立異之狂士相携手。不特將宗教之信條推翻。且將一切純正之哲學原理而亦背之。如此輾轉流遷。而入於唯物主義。及無宗教主義矣。夫社會黨之運動。考其原始。不過欲求經濟之解放而已。及其流弊所至。遂亦爲種種邪謬之淵藪。彼如兒童然。不知辨別真僞。與宗教思想相抵抗者。悉採納之。其原理如何。利害如何。悉置不問。惟問是否足以利用之。以消除宗教之勢力耳。故其於理想界與政治界。苟有方法。可以攻擊宗教者。彼皆視以爲善而取用之。此所以近數年來。凡反抗宗教之舉動。必有社會黨爲之提倡。爲之衛護也。

社會黨近出一書。其名爲「社會主義之如何實現」。著者爲台斯李尼愛氏。中有論及宗教事者。其言曰。社會主義以唯物主義根本原則。惟所定制度。不必束縛個人良心上之自由。信仰宗教與否。悉任其意。蓋彼爲信徒。自然以維持教會爲己責。吾爲放任不加干涉。而於吾社會主義空氣之中。彼之宗教思想。必不能久存。將來至經濟奴隸之制度告終。而勞動權利實現之時。教

論說

社會黨談

堂之中。必寂然無人矣。蓋人類既獲平安又享幸福。而種種腐敗制度所產生之困苦。悉已消除。彼又奚必求助於高高在上者乎云云。此台斯李尼愛之言也。而今日社會黨對於宗教之態度。可以盡括於此數言中矣。社會黨人以爲宗教乃箇人之私事。良心之自由。亦不可侵犯。惟使社會主義之真靈魂。置於唯物主義。則已足矣。蓋唯物主義。與宗教主義。不能相容。此與則彼滅耳。此其所以一面昌言任人信仰自由。一面以唯物主義爲其靈魂也。總之。其反對宗教也。或陰謀詭計。以祛信仰。或昌言無忌。以施攻擊。此今日社會黨人之大畧情形也。

社會黨持是狀態。以施害於宗教。雖不能盡如其意。而其志則固如是也。且彼等以反抗宗教之故。每與宗旨不同之黨派相聯絡。所聯絡者。不特於經濟之上。與之觀察不同。且亦有與之根本相反者。然彼亦不顧也。因其同爲仇教者也。於是聲勢浩大。而得於政界中占據地位。以遂其利慾之心。故反抗宗教者。時亦爲其攫奪政權之階梯。然而其所爲之事。危險孰甚焉。彼馬克斯之徒。以解決社會問題之故。而竟傾向於唯物之說。於是謬誤叢生。差以千里。但知人世目前之生活。不復顧及靈魂。失其所以爲人之宗旨焉。以人類之勞動。視爲機械之作用。失其信德所示之高貴矣。不可哀乎。故社會黨人。初欲得勞動之效果。既欲爲勞動定原理。至是遂不惜爲激烈之運動。反抗宗教道理。而傾向唯物主義矣。夫此二者。實爲社會主義之原罪也。且因是而將收不可問之惡果。或且以之自殺。然關於此。吾將別爲論列。請俟諸他日。

余今於是始入正論。而作詳辯焉。原社會黨之所以仇視宗教也。有出於其所抱之主義者。亦有出於環境之濡染者。夫今日時學之謬說。與夫政界之惡習。固以攻擊宗教為能者也。社會黨人處於其間。目染耳濡之下。自不能不與之同化。蓋社會黨亦與他黨同。不能不呼吸環境之空氣。而為其產兒。於是遂以時俗與政界之力。為攻擊教會之武器。其實使社會黨人對於宗教。不施激烈之攻擊。而惟致力於經濟之改造。則似是而非之謬點。可以減少許多。彼等於里翁萬國工團聯合會時。固嘗有半小時之清醒。故曾宣言曰。對於個人之哲學思想。不加干涉。可任自由。若果如此。非可減少許多謬點乎。然此外。彼等與宗教。尚有原始不同之點。故欲與教會聯合。實為不可能之事。社會黨與基督教。始可謂根本相反之兩名詞乎。苟各存其切義而不移。必永無聯盟之日。余將證其理於後。

社會主義之宗旨。確定而明顯者也。即欲消除私產制度。代以共產制度。欲此事之成功。不得不作階級之戰爭。為其進行之方法。欲其方法之暢行。則中途遇合法之組織。與私人所獲正當之權利。為其障礙者。彼皆一切摧殘之破壞之。此三種社會黨之計畫與行為。與基督教會及吾人天賦之性律。相衝突者也。故社會黨與宗教。非偶然一時之敵。乃天然性中之敵。社會黨為達其目的。用種種方法。鼓吹一種荒謬之傾向。教會為保護性律計。反對之。教會既持此意見。至堅至確。不肯與社會黨聯和。社會黨勢力既洪。附從者眾。亦不肯為教會屈。於是驚天動地之攻擊以

起。然戰事雖烈。教會恃其道。以澄清天下也。已歷數世紀矣。亦豈肯因是而退却哉。宗教與社會黨。互相爲敵。大致不外乎是。自教會觀之。私產制度者。性律之組織也。人類由其天性以行。自然有私產制度之產出。考其實。私產制度。能使個人生命宛然延長於其身後。而人類運用其自由權。亦必需之。且使加以精密之解剖。不特個人。家庭與社會。得今日之種種進步者。於此。卽吾人生活之所以爲人的生活。亦在於此。故世上一切文明之邦。無論若何遼遠。未有不以私產權爲社會之基礎者。舊約新約卽基於此。蓋新舊約中。所定之倫理法律。及其教訓。皆依據一種前題。其前題維何。卽人類對於若干外物。有個人私有之權利是也。教會既以衛護本性真理爲天職。如衛護其他天主教默示之超性道理。自不得不恆助私產制度。而宣言曰。私產制度。爲天然之組織。合於人性之法律。雖其形式隨時勢而或有變遷。然其根本則不可易者也。社會之有真秩序。亦實繫於此者也。考之往古。旣然推之未來。當亦無不當然者也。人性同。則其傾向與需要亦同。欲擴充其傾向。而滿足其需要。不得不有若干之組織。相承旣久而不變易者。此若干組織。宗教認爲人類真生命之所在。私產制者。卽若干組織中之一也。教皇良第十三。曾於其詔書中。謂私產之權。乃性中所與。性中所與者。卽天主所與。夫教皇者。乃宣示聖教遺傳之道者也。其言如此。可見歷來聖教之傳授矣。聖教之道旣如此。不得不爲個人竭力保守主權。及其相當之獨立。蓋此乃救靈之要素。而個人家庭與社會。亦皆賴是以取進步者。

也。

余今再從他方面。以考察此問題。私產制度者。種種組織之淵泉。而以立此社會者也。謂今之社會組織。已臻於美備。固屬虛妄。蓋考之往古。奴隸制度。已有種種困苦。農佃制度。亦復如此。誰則謂今日之制度。已至於至善之境。毋需改良耶。雖然。社會之組織。無論如何。私產制度。究爲人羣所自立之根本。其利益。卽以最小限度言之。亦使人類有自由生活之權。而個人與家庭之運命。亦因是而得發展。夫人類之有種種自由權。乃性中所賦。其權惟於所得之私產中。或未得而欲得之意志中。植其根本。滋其參養。試舉數例如下。個人有職業之自由權。於是選擇其合於天性者。兒童有教育之自由權。於是父母盡其心於指導。以冀得其所期望於子孫者。人人有捐財之自由權。於是好義者衆。而地方公益以舉。多財者。有增高其地位之自由權。於是求多財。而各奮勉。以致其工力。凡此於今日吾儕社會中。不勝枚舉也。要之。人類之活動與勤。皆因於其社會中。有自由措置其較好之命運耳。此私產制爲之也。又人類生命之寶貴。亦以其於私產中。有獨立自主之權耳。故聖教會自不能不毅然決然。宣告私產制。爲合法天賦。而神聖不可侵犯之制。爲社會中最重要不可少之根本。與個人及家庭之運命。有密切之關係者也。

社會主義。既以剷除私產權爲宗旨。自不得不攻擊基督教會所衛護之社會。無論其所持者。爲財產國有主義。或聯合工團主義。皆不許有切義之私產權存在。至其所欲立以代今日之制度。

者。不外二種。曰財產共有。而統於一。此即財產國有之說也。曰財產共有。而團體爲之支配。此即聯合工團之說也。二者雖異。而個人之財產權。皆於以消滅矣。社會黨欲於斯世。造一新生活。一切飲食衣服。及他用物。無不公之於眾。其詳細計畫。使儲藏庫之組織。至爲周密。分發所之布置。至爲繁複。百物富庶而豐厚。據其所擬。生活於此極樂園中者。惟今日世族大家之子。足以比之。然此虛擬之事。是否可得。即得焉。亦實是以戕賊人類天性中之最高趨向。蓋使社會主義而果實行也。上所列舉之種種自由。必爲消亡。增進個人與家庭之地位。亦即無望。然而此乃人類天性中深摯之傾向也。夫人不得私有其子。誰復以教育其子。爲子擇業爲己任。一切事業。皆由國家預爲規定。誰復竭智盡謀。以求進步。不過泯泯昧昧。以終其身耳。凡人生之窮困憂慮。固皆無有矣。然吾人之視線安在耶。不過在中央機關所規定之範圍內耳。吾人之活動何期耶。不過每日之麵包耳。吾人之奢望何在耶。不過每日口糧之畧增耳。如此。人何有其他高尚之志。夫吾儕今日之生命。固艱苦而震蕩。然有真正之自由。盛大之希望。繼長增高之慾念。以是而奮勉日加。工作亦日以完美。此非社會主義中所能有也。教會之所以竭力保守私產制者。以其最合於深沉之天性耳。有此根本之不同。即起相互之抗爭。勢有所必然者也。

(未完)

太陰圖說序

南通張謇

太陰圖說都凡四卷。余山蔡君之所著。而遂譯者。則其弟子高君也。夫太陰之精爲月。其說始見於我之禮記。而漢之緯書與諸子多因之。要皆測其理。狀其象而已。象不一。有盈焉。有虧焉。非圖不能明也。圖斯覩已。而所陳之凸者凹者。非說猶難明也。蔡君之爲是書說。有家法。蓋多宗於遠西之比垂氏圖。取徵實。蓋攝影於余山之天文臺。圖顯而精。說簡而備。庶幾按圖而知說之所由。抑由說而曉圖之爲狀。據以研太陰學者。茲其徑塗矣。曩者某讀利瑪竇乾坤體儀。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蝕。以七曜地體爲比例倍數。歎爲發前人所未發。而蔡君言月體無光。而日光爲之主。月隨地球位置之不同而生盈缺之象。是寧不與利瑪竇以三者定薄蝕之意。可相證歟。蔡君又言大地山川水陸。以經緯度定之。言月者。亦用經緯以定月面之地點。是爲利瑪竇以地體爲比例倍數推測之法也。利瑪竇氏爲遠西天文學專家。而久僑吾國。吾國昔時言天文者。多莫之及。蔡君獨能據所觀測。證以內松勒未比垂三氏之說。而闡明之。採掇雖未及利瑪竇氏。顧其立論有如契符。蔡君之學亦可觀已。往嘗與老友馬君相伯論科學。而及月以爲月之爲物。距人最近。或以最大天文鏡窺之。目力所得。大都百里之外。可盡憑耶。不敢知也。太陰形也。非質。夫研究科學者。必從理學而揣測之。必由實驗以證明之。今太陰之得諸實驗者。圖也。捨理想。烏能推測圖之如何如何耶。或言惟質乃可憑也。彼幾何學之線面體。亦豈質耶。而於算理固不能廢。然則研

究太陰之學者當如何。吾聞遠若利瑪竇。近若內松勒。未比垂諸氏所言如彼。最近若蔡君所言如彼。亦惟充學之理而已。不盡恃質。果欲充惟質之說。殆無科學可言。又審惟太陰之學乎。不敢知也。蔡君將以其圖說質諸世。屬爲弁言。某於天文學懵如也。輒書所見。以還質之蔡君。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張謇。

唐墓橋露德聖母堂銀慶日演說

吳靖臣司鐸來稿

此處非他。乃天主之宮。天堂之門也。此乃古聖雅各伯之言。古聖雅各伯從父命。往訪其親。一夜露宿於野。見天主之尊美。又見天神上下於其所臥之處。醒而驚曰。此處非他。天主之宮。天堂之門也。是知凡天主與人交際之處。即可謂天主之宮。亦卽聖堂。又耶穌曰。凡汝曹中二三人同聚祈禱。吾亦與之偕。天主所居之處。卽爲天主之宮。然則凡數人同聚祈禱之處。亦卽爲天主之宮。固不必有宏敞之屋。高峨之宇也。聖教艱難之時。教友之行祈禱等神工者。或於私室。或於荒林。或於地窟之中。或於山谷之內。聖教對於此等曾經聚眾祈禱之處。尊而敬之。爲其爲天主之宮也。迨後風波已過。世道清平。乃不惜捐鉅資。以建規模宏大之堂殿。於是定莊嚴之禮儀。爲聖堂之尊敬。有聖基石禮焉。有開幕禮焉。有紀念禮焉。今日吾儕同來此。唐墓橋露德大堂內。恭與主教彌撒者。爲行紀念禮也。爲行第二十五年之紀念禮也。此二十五年中。此峨峨之建築物何如。鐘無日不鳴也。門無日不開也。祭獻幾無日不有也。吾主耶穌之眞主眞人。幾無時不在其內也。

若以吾儕信德之神目察之。天神之上下於其間者。川流不息也。是真天主之宮。天堂之門矣。以擬雅各伯所臥之塊土。何如。以擬教初之山谷地窟。何如。未有遜也。恐且過之。惟汝曹對於此聖堂之尊敬。何如。或居近瀝瀆。耳目能及也。知教友入堂行祈禱領聖事者。日多一日。知聖母月內來堂朝聖者。年盛一年。知近來教友與總鐸本鐸。在此聖堂內許願爲聖心忠友矣。其他知男女學堂之學生甚眾。可爲此堂之綵飾榮冠矣。然則汝教友。固亦未負此聖堂也。雖然。汝曹際此銀慶大典。不可謂前者之已足。尤當爲後此之增益。故吾願眾教友。今日與我同入此天主聖堂者。一察何者爲此堂中不可少之物。而置備焉。何者爲此堂中不可少之事。而勉行焉。願無玷聖母。伸手降福於我。使我言能達我意。亦願無玷聖母。伸手降福於汝曹。使汝曹能聞而領會。

一。聖堂中不可少之物。○聖經稱聖堂者有二。一有形者。木石所成。一無形者。敬主者之身靈。耶穌於日路撒冷。驅逐殿中商販。人間之曰。汝以何權驅之。耶穌曰。汝毀此殿。三日我能復之。聖經註曰。此殿指其有生之身。聖保祿致書於高林。多教友曰。汝曹乃天主宮殿。天主聖神居焉。又曰。天主之宮爲聖者。卽汝曹是也。聖伯多祿稱信友爲天主聖堂之活石。耶穌爲其基礎。是皆指教友之心身者也。是故教友而敬信天主。天主與偕。其心身卽爲天主之堂殿。若夫木石所成。非有信友。縱極華美。天主不居。蓋天主至大。屋不能容。天主非人。不需於屋。故保祿宗徒曰。造天造地造萬物之大主。不住於人造之屋內。耶穌以地爲天主之路橈。曰。汝曹毋呼地而誓。蓋地爲天主

論說

唐墓橋露德聖母堂銀慶日演說

一百七

之踏櫬。夫一地之大。五洲之廣。不過爲其踏櫬。况在其上所造之小小一屋乎。撒落滿。奉主命造一大殿。會雇工人十五萬三千六百名。採挖於山中者。歷三年之久。工作於日。路撒冷者。又歷七年。又六月之久。其殿之規模宏麗。可以知矣。然其於開幕日。自設疑問曰。天主果能住於地乎。天地難容之主。果居於我所造之屋乎。可見木石所成之屋。無論若何高大宏麗。非卽爲天主之宮殿。爲天主之宮殿者。以其有活宮殿。卽教友之心身在其中耳。故同一日。路撒冷聖殿。如德亞人歸附天主。則天主居其中。享其祭獻。如德亞人背棄天主。而釘死耶穌。則堂中帳幔自裂。以示毀棄。反是者。凡有德之人之所在。卽無廣廈華屋。亦爲天主所在。天主之所在。卽可謂之聖堂。雅各伯臥於荒地。枕石以眠。天主降顧。而天神上下於其上。是其地。其石爲聖堂也。亞巴郎服從主命。殺子以祭。而天主在山呼之。阻其下刃。是天主聖堂在山也。雅各伯離鄉出門。伏求主佑。天主慰之於途。許其安歸。是天主聖堂在途也。梅瑟牧羊於野。天主在荆棘中呼之。命其救民。是天主聖堂在荆棘也。是故凡爲天主之人之所在。卽天主之堂之所在。蓋善人之身心。卽天主之聖堂也。身心之堂。無形之堂也。木石之堂。有形之堂也。有形之堂。不過形色。無形之堂。乃爲精神。使有形之堂。而無無形之堂。以充之。如人死而僅留軀殼。寂然冥然。生氣全無。而不得爲全人焉。聖堂而無善人居。行其信望愛三德之工於其內。則聖堂爲虛設。與他屋無以異。故聖堂中不可少一物。卽善信之人。是天主所以喜居於堂中者。亦爲有善信之人耳。有善信之人。往來祈禱於其間。

則其堂爲生存的。爲活潑的。爲有靈魂的。爲有精神的。吾儕今日作此堂二十五年之銀慶者。亦以其爲生存的。活潑的。有靈魂的。有精神的耳。非以其爲隆隆然翼然之建築物也。教友教友。汝曹各作一無形之堂。以充實此有形之堂。爲其靈魂。爲其精神也。可至如何作爲無形之堂。則有當行之事在。此爲我欲講之第二端。

二。聖堂中不可少之事。○聖堂之用。卽吾儕於聖堂中不可少之事也。吾儕於聖堂中不可少之事。可以吾主一言概之。吾主曰。我之宮室。祈禱之宮室也。故祈禱爲聖堂中不可少之事。惟祈禱二字。非特誦經默想而已。凡吾人與天主之交際。皆可謂爲祈禱。其中以痛悔祭獻爲最重要。痛悔尤先於祭獻。吾主曰。汝若入堂獻祭。憶有與汝不睦者。置汝祭。歸與之和。然後來祭。與人和好。是自悔而求其宥也。達味聖咏云。惟困心痛悔。卽祭主之犧牲也。是謂非困心痛悔。卽有犧牲而不爲祭也。聖教第一聖堂。當推建立聖體之飯廳。試觀其飯廳中所作何事。耶穌東布注水於盆。爲宗徒濯足。濯足畢。然後取餅祝而分之。曰。汝曹食此。此乃吾體。又取爵與之。曰。汝曹飲此。此乃吾血。是卽新教之大祭也。夫欲行此大祭。而先爲宗徒濯足。是教人於祭獻之前。先須痛悔也。蓋濯足所以去塵垢。如痛悔所以去罪垢也。試觀歷來聖堂中所置者。何物乎。聖洗池。神工架。祭臺三者而已。祭臺所以行祭者也。而其前必有聖洗池。與神工架焉。此二物者。統歸爲痛悔滌罪之具。可見聖教之用意矣。再看神父於彌撒前。所作者何事乎。必降至平地。俯首念悔罪經。曰。吾今

論說

唐墓橋露德聖母堂銀慶日演說

一百九

稽首。自訟自承。曰。吾罪吾罪。告吾大罪。非亦先痛悔而後上祭乎。古者保守入堂。至正祭時。逐出堂外。至今有三振鈴之禮。絕罰者亦然。不許入堂。皆以未有相當之痛悔。以漸滌其罪耳。是故爾曹入堂。第一不可少之事。乃痛悔己罪。或靈魂未安。則當行告解聖事。或微罪未淨。亦需自訟自責。毋若法利叟。俄然驕其意氣。昂首挺胸。以入堂。然當如布彼加諾。然伏處堂隅。俯首搥胸。以自訟。則汝曹於入堂之第一事盡之矣。第二聖堂中不可少之事。爲祭。惟祭之義。不特在獻。亦在消滅其所獻之物。消滅之法。或用火燒。或用口食。古教中兩用之。亞巴郎上山祭子。携刀與火。此以火燒者也。聖殿內所置之餅。七日而司祭者食之。此以口食者也。新教內惟有口食。故耶穌於建立聖體夜。取餅分而授之。曰。爾各食此。此乃我體。又取爵而授之。曰。爾各飲此。此乃我血。是明明謂我此新祭。不可少食與飲者也。故聖教之道。神父行祭。未領聖體聖血。其祭爲未完。神父爲主祭。教友爲與祭。二者之品位不同。然於祭則一也。故教友欲盡與祭之職。亦當與同飲食。不然。失與祭之義矣。吾中國自古亦有祭。姑舍其所祭之神。而言其爲祭之義。果亦以飲食祭品爲本者也。故有分食胙肉之舉。至今習俗相沿。家祀鄉祀。莫不以飲食祭品爲完祭之要素。吾主耶穌初次立聖體以行祭也。在飯廳內。取筵席式。故曰。我久欲與汝曹共此筵。其後復活。亦每於筵席中。成聖體而爲祭。聖教初世時。宗徒行祭。亦與教友作聚餐式。可見教友而欲與祭。不可不有飲食也。噫。外教之祭。對於猪牛之肉。敬而食之。吾教友與祭。對於吾主耶穌之聖身聖血。可不敬而食。

之尊而飲之乎。夫聖堂爲祭獻之用。獻祭須飲食始全。然則善用聖堂者。惟領聖體之教友耳。亦惟領聖體教友。始得全其入堂之事。譬之主人有事。而設宴於廳。聚而觀者數十人。然或倚於門。或處於奧。而皆非所當入筵者。豈非旁觀之閒人乎。筵非爲彼而設。廳亦非爲彼而用。其蜂擁而來也。徒然佔人地位。或且爲主人所憎。教友乎。汝等來堂。毋僅作閒人也。今日者。主教來此。行彌撒而開盛筵。汝等皆與宴之人也。他日者。神父行彌撒而開盛筵。汝等亦當作與筵之人。則聖堂不失其用。而汝曹亦皆無負於聖堂矣。聖堂不失其用。吾儕自當賀之。吾儕無負於聖堂。聖堂亦當謝吾。不然。隆然之建築物。天下正多也。不曰二十五年。卽二百五十年。於吾儕何與。吾儕亦何賀之哉。願吾可愛之眾教友。先自爲活動之聖堂。以作此木石者之靈魂與精神。再勉行其聖堂中應行之事。則再過二十五年之後。此堂之年歲愈增。光榮愈大。而其金慶之祝賀。輝煌熱鬧。當有十百倍於今日者矣。

傳記 廷彰濟國公傳

蔣超凡遺稿

黃方濟司鐸。致命於安徽廣德之建平縣。前已傳其事。茲得蔣超凡司鐸遺稿。叙其生平事較詳。亟爲錄之。以補前闕。按蔣超凡司鐸。乃前清秀才。優於文藝。與黃公同時。

古來多殺身成仁之士。而後世之歎歎憑弔者。或惜其寡謀。或罪其輕身。致當日之苦心孤詣。反遭不白之冤。噫。何不諒之甚也。夫達人君子。豈不知明哲保身之道。特事有經權。境有順逆。不可

一列論也。自古及今。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毀來者。更僕難數。試觀鄒衍。下獄於羣疑之會。齊婦含冤於眾惡之中。生不足以圖存。死不能以洩憤。然後世猶傳誦其事。弗衰者。則以公道自在人心耳。若此者。凡於濟國。公有感焉。公諱廷彰。表兄悅。來公第四子也。生於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十月初七日。髫年穎異。遐邇同欽。甫七齡。受業於名士沈君偉。行門甚器重之。二十九年冬。大司鐸梅諱德爾。大法蘭西才德出眾之士也。秉鐸於崇海爾。時執鞭以從之者眾。凡亦與焉。德爾公選拔英才。擢公至松江書院。與其胞兄黎伯公共硯焉。於是難弟難兄。雙驥並驅。越明年。就學於浦東張家樓修院。雖社庫曹倉。書通經史。班香宋艷。學備中西。而公猶以爲管中窺豹。僅見一斑。未足以激發其志氣。擴大其襟懷也。咸豐三年。適省牧徐公諱瑟亭。選拔修士遊學於極西意大利亞國之納波利府。公志氣豪逸。抱負甚高。奮袂而興曰。乘長風。破萬里浪。在此役也。凡聞其言而壯之。爲之歌。以餞之行。時有沈君笛雲。韓君奧定者。亦在選中。公與之同行。歷九萬里之異域。長途覽數十邦之名區勝境。巴黎也。羅瑪也。蜂屯蟻聚。人民之眾也。虎踞龍蟠。城池之固也。鸞飛鳥革。宮闕之巍也。鸞翔鳳翥。象吼獅鳴。園囿之富也。至於禮樂之美。備刑政之修。齊教化之整。飭誠如入桃花源內。而別有天地焉。而後知迂儒困學。鷄窗徒鑽蠅紙。而侈言中國天下莫強者。未免如駒居轅下。蛙處井中耳。韓君奧定。不耐風霜。抵新嘉坡而病亡。沈君笛雲。亦學未成而反。惟公子然一身。孤棲絕域。遐方體健。僻地情移。知上主之於公。眷寵獨隆矣。由是接其友如在西園。披其

書如臨東觀。每卽異言異服之風土人情。以參希聖希天之精修純詣。故其在院也。敬嚴一己。恭協同寅。樂善切於鷄鳴。課功勉以蛾術。業日進。德日新。學海波瀾。推倒一時豪傑。才峯卓犖。拓開萬古心胸。年方三九。爵膺司鐸。時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也。且也。始則萍踪各散。共含索居之悲。繼則棣萼聯輝。並展摩天之翼。蓋乃兄黎伯公。亦早膺司鐸之爵矣。濟國公秉鐸後。傳教於湖北省安陸府。天門縣。襄陽府。穀城。棗陽縣。沔陽州等處。繼又陞遷隨州。及宜昌等處。旦夕焦勞。星霜跋涉。欲挽既倒之狂瀾。而作中流之砥柱。直寢不安枕。坐不暖席者也。夫公以綿弱之軀。而効兩州三府之奔馳。又復頻年遷調。水土屢更。觸風雨。冒寒暑。道里之飢寒備至。山川之毒瘴時侵。十餘年中。幾死者數矣。而公之衛道愛人。終不稍懈。及同治十三年。荷蒙恩准。派回江蘇。特任安徽省廣德州建平縣教務。當是時。兵燹之餘。瘡痍徧地。非有以養之不可也。民歌采菽。巷無居人。非有以安之不可也。室如懸磬。野無青草。非有以富之不可也。強者脅弱。眾者暴寡。非有以格之不可也。公於此。烏能秦越視之。以對至尊大父乎。於是推心置腹。胞與是懷。爲之醫藥。以愈其疾病。爲之撫綏。以足其丁口。爲之耕桑。以開其衣食。爲之禮義。以化其梗頑。盡心擘畫之餘。爲問禍耶。福耶。生耶。死耶。皆不敢計。亦不遑計也。公之所以對至尊大父者。蓋如此。然而一人秉正。眾惡攻之。天下事往往然矣。時有何姓名渚者。係河南產。自稱建平客民。武斷鄉曲。私立夥會。強佔熟地。欺壓貧黎。公不辭勞怨。居間排難。而處事一本大公。曾無偏庇。何渚因鑿心不遂。傳布流言。變愛

爲仇。行凶無忌。光緒三年閏五月二十二日。帶同伊子何大。率羽黨數百人。各持利刃。蜂擁前來。與公不數語。將公負一刃。傷面頰。又一刃。傷左脇。痛哉。公卽眩暈倒地而長逝矣。何渚猶不滿志。更爲積薪置火。焚公尸而燬之。嗚呼。公之死如是。爲私耶。爲公耶。自取之耶。人禍之耶。是耶。非耶。後之君子。必有能斷之者。光緒三年。幸逢信勇之友。檢存遺骨數十枚。長寸餘。或二寸餘。本年五月十七日。省牧偕同數鐸。行禮而附葬於滬城南門外。前奉旨御葬之修士潘國光。遺墓之側。嗚呼。噫嘻。死者長已矣。凡於此。竊欲於當道諸公前。一洗沉冤也。無如法守難違。任彼狗彘不食之羣醜。得以逍遙於法外耳。死者含冤。生者隱恨。傷何如也。雖然。背義而生。雖生猶死。爲義而死。雖死猶生。公之死。得其所矣。公之身。雖死。公之仁。已成矣。誰謂以身殉道。而等公之死於不善自處也哉。凡與公少同里。長同硯。中年同事。又共姻戚。故願効愚誠。恭疏鄙悃。非敢謂不平則鳴也。嗚呼。筆未下而淚先傾。口有言而心無盡。撫膺一慟。曷禁愴然。草記數行。聊以質諸天下。質諸公在天之靈。並以質諸公之兄黎伯公也。

讚曰

謙謙君子。蹇蹇王臣。才學童年。裕勳勞華國。珍命授一時。克全志士仁人之節。名留萬古。應裂貪官污吏之心。

光緒三年十一月某日姻侍生蔣超凡拜題

聖方濟各沙勿畧右臂迎入法界那伐爾記 譯十字報 初修

去年班國其背是谷 Guipuzcoa 及那伐爾 Navarre 省紳耆乘聖依納爵及聖方濟各沙勿畧立聖品後三百週年大慶之機請命於教宗准將二聖遺骸移至該處以作敬禮二聖遺骸者其一即聖依納爵之腦蓋其一則為東洋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畧之右臂也

西班牙教友於其背是谷省及那伐爾省之邦背呂納 Pompeune 與沙勿畧二城行盛禮後邦背呂納紳耆念班境那伐爾與法境那伐爾今雖劃分於兩國向本一地而又為聖方濟各家族之所自出遂決計將此聖骸假於法國至少作數小時之留駐以光其故鄉山谷擺么納 Bayonne 主教其安爾 Gure 公聞之亦不勝欣喜遂竭力經營以成此舉諸事就緒乃於九月三十日瞻禮七擺么納主教邦背呂納之主教代表法境那伐爾及班境那伐爾兩方之使者沙勿畧院之耶穌會士及其他耶穌會士名耶奪 Lhande 者共乘汽車四輛車上張以那伐爾旗幟繫以銀鍊自邦背呂納發軔將方濟各聖手護送入法

斯時也擺以整利 Bagnory 邊境士民之儻集者已路幾為塞乃將護送隊分作二行徐徐而進神品班及有權職者居前其餘後隨如此游行先後經三十餘村如聖若望比哀奪保而 Saint-Jean-Pied-de-Port 聖人之父儒盎奪惹須 Juan de Jassu 產生之地也聖若望肋味安 Saint-Jean-le-Vieux 及惹克所 Jaxu 聖人家族聚居之處也其餘矮司拜耶 Hasparen 缸爬 Cambot 汗

傳記 ... 聖方濟各沙勿畧右臂迎入法界那伐爾記

司帶喇脫。Ustarits 盎辯來。Anglet 擺么納。皮矮喇此。Barritz 聖若望。奪呂是。Saint-Jean-de-Luz 盎代。Hendaye 等處。皆歷徧之。擺么納主教奉迎聖骸入該處大堂而沿路行走時。路旁士庶。皆目見聖手。完好如生。莫不嘆上主之奇跡。是日堂中擁擠。男信友居聖樓上。女信友居正堂中。上下皆滿。無容足地。入堂後。眾人咏唱聖歌。本堂司鐸演講片時。沙勿畧院一耶穌會士。操罷司格語 Basque 答謝之。隨行聖體降福。降福後。眾信友立而恭送護行隊。上汽車他去。

聖骸迎過罷司格時。眾人聚而觀之。其歡喜熱切之情。誠不可以言語形容。此時聖骸若得勝還朝。而游行於其功坊間然。所經之地。皆鋪以地氈。所樹之幃。皆大書頌辭。用罷斯克語。氈上則滿擲花草。農者舍其耒耜。工者離其廠屋。奔赴道旁而致敬焉。有時因人眾路塞。車不得前。乃行降福。許親聖骸。迨人眾稍散。復行進發。

於聖若望。比哀奪保。而及聖若望。奪呂是村。正護聖隊稍停進食時。准信友輪流至聖體欄杆前。恭親聖骸。其後司鐸等。復護送聖骸進發時。見貧乏者。習藝者。咸來瞻仰。病者不能行。則乞助於人。而抬於椅中。莫不以一瞻聖骸為樂。在盎代村時。因蜂擁而欲一觸聖骸者眾。致阻不得前。而須以武力驅退。聖骸迎至法班兩國交界處之公共橋上。法有司大開豎柵。於是人眾洶湧。如欲攫取班人之珍寶然。於二國界杆處。擺么納主教迴旋其身。向法班兩國人民。行末次降福。主日晚。聖骸置於擺么納主教座堂內。於是行慶祝大會。耶奪司鐸。罷司格著名之著作家也。亦講道。

員也。向眾主教及那伐爾欽差致敬後。於無數士民前。讚美聖人功德。聞者莫不動容。瞻禮二聖人遺臂。送歸班屬那伐爾。其後奉還羅瑪云。

襄陽歐鎮新堂落成記

襄陽李培德來稿

歐家廟爲襄陽縣南之一大鎮。距襄城四十五里。距宜昌亦四十五里。上通襄樊。下達武漢。西接南谷。東鄰棗陽。誠水陸四達之要區也。人烟稠密。氣象高爽。商賈往來。殊形熱鬧。回憶三十年前。此間人民。尙未受真教之涵育。至前清末葉。前任主教畢公世修。司鐸襄陽。乃於該鎮街後。購得民房一所。作爲堂舍。藉以傳道。是爲歐鎮開教之始。迨後張徐二公繼任。化愚開教。循循善誘。受洗者逐年多一年。屢欲建堂。因地方不靖。經費無着。未果。民國八年秋。劉公若瑟接其篆。愛人如己。不分民教。排難解紛。扶危濟困。百方勸導。糜盡心血。於是仁風所佈。向道者眾。熙熙攘攘。門庭若市。受洗者達二千名。保守者數百家。每逢瞻禮。舊堂已無容足之地。劉公思有以擴充之。遂於前年春。稟准上峯。撥款二千串。由教友樂輸者亦千餘串。復自節食縮衣。以補不足。集有成款。乃鳩工庀材。大興土木。躬親監理。眠食不遑。建造西式聖堂一座。宏敞高巍。頗壯觀瞻。足容數百人。奉大聖若瑟爲主保。并築西式樓房數幢。男女校舍。圍牆門樓等俱備。耗費銀洋約又千餘元。前歲因畢主教病故。未經祝聖。延至去秋。始訂於陽曆十月二十廿一等日。舉行開幕大典。預於堂外。高紮柏枝牌樓。滿豎中西旗幟。堂內遍懸各色彩綢。祭臺後。懸一由京購得之油畫聖若瑟大

像。劉公本名主保。像旁飾以花邊彩綢。蠟燭罩花。堂階排列鮮花。五光十色。奪目賞心。二十日。新主教恩公。率同中西司鐸。共舉祝聖新堂盛禮。主教峨冠手杖。身披禮服。灑聖水於堂內外。祝聖之。諸司鐸。輔祭先生。男女學生。均穿禮服。排隊前行。眾教友隨後。秩序整齊。毫不紊亂。繼由會司鐸演說。車公行大禮彌撒。午後唱晚經。行聖體降福。當時軍樂齊鳴。洋琴高奏。鼓號聲。鞭炮聲。歌唱聲。喧成一片。貫徹重霄。是日。各堂男女教友。前來與禮者。數千人。告領者亦數百人。堂中擁擠不堪。惟秩序井然。絲毫不紊。次日受洗及領堅振者。各數十人。外賓如鎮守使道尹。審檢兩廳。鎮署參謀長。副官長。河口。鄖陽。王。劉。兩團長。各營營長。襄陽。宜城。保康。南漳。光化。等縣知事。各署科長。水警區隊長。張灣。河口。徵收局長。襄樊。電郵局長。警察局長。襄宜。河口。各商會長。附近各保衛團總。以及襄樊。河口。宜城。各文武大小機關。紳學各界。或親到祝賀。或委派代表。均與盛會。劉公雖抱病在身。仍殷勤接見。一一招待。享以盛饌。鎮守使贈緞匾一方。道尹審檢兩廳長。襄宜。保三知事。大工廠長等。合送金匾一方。其他機關及教友。共送金匾三方。熊道尹。又親自撰寫掛屏四幅。中堂一幅。其餘各界。或贈對聯。或贈他物。多不勝計。是日聘武技演劇。上刀山。扮故事。并放焰火。彩花。旋月。火馬。火龍。無一不備。遐邇來觀者。人山人海。無不讚賞。鎮守使派軍隊一連。縣知事。派警備隊四十名。協同附近各警士。臨場彈壓。足見劉公平日之以德化人。及其與地方之感情矣。各堂教友之來瞻禮者。及軍警團士。並各機關護從人等。是日既飽海筵。計堂中共設三百餘席。是日之熱鬧。誠歐鎮開教以來。未有之盛舉也。某也幸。躬逢盛會。爰泚筆而記之。

專件 中國各傳教區主教芳名一覽表（一九二二年）

駐華宗座欽使及奧道西亞總主教剛恒毅 Celso Costantini 字高偉

區域	西名	中名	生年	祝聖年	月日
南滿洲	Choulet Marie-Felix	蘇斐理	一八五四年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又	Blois Jean-Marie		一八八一年	一九二二年	五月廿八日
北滿洲	Lalouyer Pierre-Marie	藍祿業	一八五〇年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又	Gaspais Ernest-Pierre	高	一八八四年	一九二一年	五月廿九日
四川西北	Rouchouse Jacques-Victor	駱書雅	一八七〇年	一九一六年	十月一日
四川東境	Chouvellon Celestin-Felix	舒福隆	一八四九年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廿七日	
四川南境	Fayolle Jean-Pierre	劉若望	一八六五年	一九〇九年	十月廿四日
金川	Boungain Joseph	卜恩友	一八七二年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西藏	Giraudau Pierre-Philippe	倪德隆	一八五〇年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雲南	de Gorostazu Charles-Marie	金夢旦	一八六〇年	一九〇八年	三月廿九日
貴州	Seguin Francois-Lazare	施恩	一八六八年	一九〇七年	十月六日

專件 中國各傳教區主教芳名一覽表

廣州 未詳

廣東西境 Gauthier Auguste

俄大法 一八六八年 一九二二年 五月廿五日

汕頭 Raysac Adolphe

實茂芳 一八六六年 一九一五年 五月一日

廣西 Duceur Maurice-François

劉志中 一八七八年 一九一一年 六月四日

以上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陝西北境 Ibanez Aparicio-Celestin

易興化 一八七三年 一九一一年 九月十日

陝西中境 Massi Eugene

希賢 一八七五年 一九一〇年 五月十五日

山西北境 Florentini Agapit

鳳朝瑞 一八六六年 一九〇二年 六月十五日

山西南境 Timmer Odorie

翟守仁 一八五九年 一九〇一年 十月廿八日

山東北境 Schmucker Adalbert

瑞明幹 一八七八年 一九二一年 六月廿九日

山東東境 Wittner Adéodat

羅漢光 一八六八年 一九〇七年 七月七日

湖北東境 Gennaro Grahen

田瑞玉 一八六三年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 八日

湖北西北 Ricci Ermenegilde

恩利齊 一八八六年 一九二二年 五月廿八日

湖北西南 出缺

湖南南境 Mundani Jean-Pellerin

翁德明 一八六八年 一九〇二年 四月二十日

以上方濟各會士

直隸北境	Jarlin Stanislas	林懋德	一八五六年	一九〇〇年	四月廿九日
又	de Vienne Jean	文貴賓	一八七七年	一九一五年	十一月廿一日
直隸西境	Schraven François	文致和	一八七三年	一九二一年	四月十日
直隸東境	Geuns François	武致中	一八六二年	一九〇〇年	二月四日
直隸中境	Fabrigues Joseph	富成功	一八七二年	一九一〇年	五月廿二日
直隸南境	de Vienne administrateur	文貴賓	主教代理		
浙江東境	Reynaud Paul	趙保祿	一八五四年	一八八四年	六月廿九日
浙江西境	Faveau Paul-Albert	田法服	一八五九年	一九一〇年	十月二日
江西九江	Fatignuet Elisée-Louis	樊體愛	一八五五年	一九一一年	六月十一日
江西餘江	Clerc-Renaud Louis	田烈諾	一八六六年	一九二二年	十一月三日
江西吉安	Cicci, Nicolas	徐則麟	一八五四年	一九〇八年	二月十六日
江西贛州	Dumond Paul	杜保祿	一八六四年	一九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以上味增爵會士					
河南北境	Chiolino Martin	未詳	一八七七年	一九二一年	十月二日

專件 … 中國各傳教區主教芳名一覽表

專件 ... 中國各傳教區主教芳名一覽表

河南東境	Facconi Joseph	譚維新	一八七三年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河南南境	Belotti Flaminus	包海容	一八七四年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香港	Pozzoni Dominique	師多敏	一八五一年	一九〇五年十月一日
以上密良外方傳教會士				
熱河	Abels Conrad	葉步司	一八五六年	一八九七年十月卅一日
又	Janssens Louis	南化遠	一八七六年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六日
察哈爾	Van Aertselaer Gerome	方濟眾	一八四五年	一八九八年七月廿四日
又	Terlaak Evrard	藍克復	一八六八年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綏遠	Van Dyck Louis	葛崇德	一八六二年	一九一六年一月廿三日
外蒙古	未詳			
甯夏	Frederix Godefrid	費達德	一八六六年	一九二〇年六月廿九日
甘肅西境	Otto Hubert	陶福音	一八五〇年	一八九一年一月十一日
以上聖母無玷聖心會士				
福州	Agulpro François	宋金鈴	一八六三年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廈門	Prat Emmanuel	馬守仁	一八七三年	一九一六年十月八日
以上多明我會士				

直隸東南	Lécroart Henri	劉欽明	一八六四年	一九一八年	二月 二日
南 京	Paris Prosper	姚宗李	一八四六年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安 徽	Huarle Vincent	胡其昭	一八七七年	一九二二年	九月廿四日
以上耶穌會士					
陝西南境	Capellini Antoine-Marie	康道華	一八七七年	一九一九年	九月 八日
羅瑪聖保祿修院					
山東南境	Henningshaus Augustin	韓甯鎬	一八六二年	一九〇四年	十月三十日
救世主會士					
湖南北境	Carbajal Didace	翟德隆	一八六七年	一九一七年	六月廿三日
奧斯定會士					
河南西境	Calza Aloysius	賈師誼	一八七九年	一九二二年	四月廿一日
沙勿畧會士					
韶 州	Versiglia Aloysius	雷達明	一八七三年	一九二二年	一月 九日
則肋斯定會士					

專件 中國各傳教區主教芳名一覽表

說林 · 不值一文

一百二十四

元 山 Sauer Boniface

辛上院 一八七七年 一九二二年 五月 一日

本篤會士

甘肅東境 Wasseler Salvator

未詳 一八七四年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八日

方濟各會士

澳門 da Costa Nunez Joseph

高若瑟 一八八〇年 一九二二年 十月

總計六十一位

說林

長篇社
會小說

不值一文(十二續)魯意高勞瑪司鐸原著 悲秋譯意

第十三回

仁心自有天知惡計終歸泡影

話說費蘭蕊送別了安隸華回來。心中暗自想道。我的表妹真是一個情深如海的誠實女子。可惜他的丈夫。却是一個狠心狗肺的小人。若不是舒方圓神父預先通信囑付。幾乎又要落在他的圈套中了。俗語說。世途難行。人心莫測。這不是個好憑證麼。我的景况。固然合我表妹相同。但是田浩然始終沒有拿過我的錢。雖然也是一個不長進的東西。到底比着談小子還強一些。況且我的年紀大了。對於伉儷的愛情淡了。不比得他們二三十歲的人呀。

費蘭蕊夫人自歎自慰的想了一陣。不覺時候已經到四下鐘了。於是叫人預備馬車。自己走到房裡。戴上一頂綠紗闊邊的帽子。橫插着一枝寶石金釵。身上披一件的灰色絲綢外掛。方欲出

門。祇見他的小孫女兒拖着奶媽子的手跑了進來。黃黃的金絲髮。前面截齊的披着粉紅秀額。後面鬆鬆的飄在背上。右邊頭角上。束着湖色綢帶結成的蜻蜓結。藍藍的眼珠兒。上面蓋着二條曲灣灣的蛾眉。那粉嫩的紅頰。現着兩個小酒渦兒。高高的鼻樑。紅紅的嘴唇。身上穿一件綠色齊膝的綢衫。露着二截雪白胖胖的小臂。天真瀾漫。實在可愛。費蘭蕊夫人忙捧着他的頭。在額上親了幾下。拉着他的纖手。問道。吾的兒。你爲何不到花園裡去玩。跑到這裡來做什麼。那孩子望着他的祖母。祇是笑着不語。奶媽子在旁邊含笑。道。老太太可知道他的來意麼。夫人笑道。可是要什麼吃的東西。不是那孩子搖着頭。還是笑。夫人急道。我的好孩子。你快快說罷。我立刻要出門。到那耶穌會公學裡去。望望你那表叔安。乃談。奶媽子笑道。他正爲着這個而來呢。他看見老太太叫人預備馬車。他知道老太太又要外邊去了。所以他拖着。我飛也似的奔到這裡。請老太太帶着他一塊兒去。這個時候。那孩子拿着他祖母的兩隻手。蓋在自己的臉上。還是笑個不住。夫人道。很好。他已經下了學。本當散散心。況且外面的空氣。不比城裡頭。還是十分清潔。你不妨帶着他。同吾一塊兒去好了。

那小孩子聽了這話。歡喜得不知什麼似的。拖着奶媽子的手。跳跳蹦蹦的跑在前面。夫人跟在後面。慢慢的出了大門。下了石級。走過夾道。穿過石橋。遠過翠障。看見一輛烏漆四輪的蓬車。已經準備好了。於是費蘭蕊夫人提衣先上。後來奶媽子抱着女公子上了車。侯爵夫人拉他坐在

自己身旁。奶媽子就在對面坐下。鞭絲一拂。那馬就展開脚步。得得的出門去了。那孩子生長在侯門府第。雖在鄉村裡住。也不常出外。所以那些蔬菜荳麥。是不常見的。一路上問長問短。倒也毫不寂寞。不上二刻時光。已經到了耶穌會公學。見了校長。說明來意。那校長是一個有德有才的神父。答應道。這事爲小孩子的靈魂。將來很有關係。做鐸決不使他見他的父親好了。夫人儘管放心。費蘭蕊起身告辭道。多謝神父有勞了。校長送着道。這不值什麼。也是做鐸本分所在。不必道謝的。

却說費蘭蕊夫人出門上車。同着小孫女兒回到家裡。叫奶媽子好好的伴着孩子遊戲。自己却回到房裡。籌劃明天對付談嘉穀的法子。忽然計上心頭。說道。有了。這事並沒有什麼難處。祇要寫下一個條約。不許他再動安隸華一錢牛文。教他簽押承認。他如果出自真情。自然毫無爲難的。要是假意。那就不肯答應了。到了這個時候。當面說破他的詭計。他還能說什麼呢。主意一定。立即跑到書房裡。引箋醮墨。寫成一張契約。說的是談嘉穀知罪悔過。求他夫人原諒。以續家庭之好。至於金錢方面。夫人個有的私財。決不染指。以供浪費等語。夫人將這約封好。放在抽屜裡。後來出外晚餐一宿無話。明日清早起來。梳洗定當。出得門來。車已備好。這是夫人每日一定的規矩。五下牛鐘起身。六下牛出門。往堂裡去望彌撒。八下回來。九下早膳。這天格外的熱心望彌撒。領聖體。求天主多賞賜他恩典。以便攻破那魔鬼的惡計。費蘭蕊夫人這樣誠心的預備好了。

回到家裡。祇等談嘉穀前來。與他舌劍唇鎗的決鬪。到了下午二下鐘的時候。那門鈴振得聒耳的響起來。費蘭蕊夫人料想必是他來了。於是忙叫僕婦道。外面有人叫門。快去開門。叫他到會客室坐坐。我隨後就來了。那僕婦聽着。飛也似的跑出去。這裡費蘭蕊夫人跑到書房裡。拿昨天晚上預備好的契約。和一束舊信。一裹兒放在懷裡。回出來。對着聖母聖像默默的祈求了一回。然後慢慢的出了正室。繞過迴廊。看見方才去開門的僕婦。站在那裡。見了夫人。他就呈上一張金邊雪亮的大名片道。外面是一個從法國巴黎來的男客人。要見夫人。現在等在男客室裡。夫人將頭點了一點。那僕婦就退了下去。夫人拿起名片一瞧。看見寫着大西班牙駐土公使山柏侯爵談嘉穀。夫人暗暗笑道。好大的來歷。於是走進左邊一個會客室。此時談嘉穀聽見腳聲。連忙站起身來。抬頭一看。看見走進一位夫人。行動端方。裝束樸素。雖無珠光寶氣。而舉動之間。流露一種大家風範。談嘉穀認識是費蘭蕊夫人。連忙趨前一步。含笑問道。阿呀。侯爵夫人久違了。你好呀。夫人裝着不聞道。今天什麼風拿我們大班國的大外交家吹到這裡來了。真是苔堦增色。蓬壁生輝呢。但是這窮鄉僻處。並非畢士麥顯好身手的地方呀。嘉穀也乘機笑道。夫人多年不見。還是容色依然。這多年的光陰。爲夫人還如同沒有過去的一樣。夫人道。你看我兩鬢成霜。還說什麼容色依舊。你豈不是當面嘲笑人麼。但是這也難怪於你。你作了多年的外交家。那欺詐哄騙。是外交家的特別技能。所以無往而不使其外。

交家的手段了。嘉穀聽着話中有骨，不免起了疑心，暗想道：他什麼外交長，外交短的刺我，好像知道我的心事一般，倒要預先防備着，留心一下子纔好。於是設法岔開他的話，開言道：侯爵夫人，你這個所在好清靜，好閒適，人世的清福都被你享盡了。夫人道：不差，我起先來的時候，這地方非常的清靜，終是我命苦，享不到這種福氣。自從我到了這裡，那披霞峪變成交易所了，今日英國的公使，明日俄國的欽差，天天在這裡開那秘密的會議，論那交換的條件，一片乾淨土，都被這班弄神使鬼的東西踏躪了。談嘉穀一聽話不投機，句句刺心，委實忍耐不住了，就說道：夫人，人可知道鄙人今日的來意麼？夫人道：阿呀，這倒不知道呀。我僻居十年，已竟變了井裡的蛙，那裡知道天下的大事呢？嘉穀道：不是我說的是我本身的事。夫人道：這更難了，你可記得七年以前，吾在山朝公爵那裡與你會面，以後沒有見過你，你現在已經高發了，做了大班國的公使了。你爲什麼不給我一個信，使得我借着光，歡喜歡喜呢？真是一朝得志，那貧賤之交，是不在眼裡了。嘉穀發急道：夫人何必這樣的嘲笑我？我今日委實有正經的大事來與夫人商議。夫人不待他說完，搶白說道：那話不對，什麼我要嘲笑你？這赫赫的頭銜，是你名片上刻着的，不然我怎麼能知道呢？嘉穀道：不差，這是我自己不好，因得急欲求見夫人，隨手拿一張舊名片出來，還請夫人原諒。夫人道：不管舊的新的，總之做過出使的大臣，是實在的，這樣倒好，不然恐怕被你瞞過去了。嘉穀從袋裡掏出一封信，很鄭重的樣子交與夫人道：請夫人看了，我們好說話。夫人接來

一看。知道是安·隸·華·寫的。但是裝作不知，慢慢的念了一遍。說道：這又奇了。他動身的時候，並沒有同我說這個話。也並沒有告訴我去的地方。真使得我摸不着頭緒。但是他既然給你這樣說。我倒不得不請教你的要求了。至於他的允諾，我倒能夠作三分主意的。所以不妨開誠布公的談談。我們也算開一個外交的會議。但是請你不要使那外交家的技倆。我是沒有那種鬼鬼祟祟的本領來對付的。說的嘉·毅·笑了起來。道：你的口才，真是利害。要是做了外交家，不怕不是畢士·麥·第二呢。費·蘭·蕊·夫人道：不要當面罵人。那麼先請發表尊意。後來我們再作計較。談嘉·毅·於是打起精神。正色道：侯爵夫人。我今日的事情，得與夫人商榷。我心裡很是喜歡。因為夫人見識的高明。是沒人不知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情，也經歷的多了。說到我現在所有的一番苦衷。別人對我。終有不能諒解的地方。就是吾那安·隸·華·恐怕也未必能信任吾的話。不然。儘可以大家一塊兒說話。何必避不見面呢。嘉·毅·說到這裡。眼望着費·蘭·蕊·夫人。聲音畧畧提高了些。夫人微微的合着眼。慢慢的點着頭。不發一言。嘉·毅·接着道：所以除了夫人以外。簡直沒有能體諒我的人。了。夫人睜開了眼。說道：那又不見得。一個人生在這混濁的世界上。誰能保得住不受些污穢呢。小小的毛病。總是免不了的。聖人們尚且帶着三分過失。而況我們麼。祇要認識了自己的毛病。就此洗心革面。不要下死勁的往裡鑽。這樣的人。還算不失人格呢。嘉·毅·一聽。想上了道。

兒了。不覺滿心快樂。喜溢眉宇。忙道。夫人的話。真是至情至理。有見識的話。人家那裡想得到。夫人接着道。這本來是我們本性上的道理。沒有什麼希奇。不過現在的人。委實太下流了。往往戴着假面。使神弄鬼的設計害人。所以那些仁厚的人。往往遭他們的暗算。他們倒得平平安安的逍遙自然。你看這忠恕之道。在這個魔網密佈的世界上。實在有些行不得了。嘉穀道。夫人所慮極是。這一着。足見夫人智德全備。使人益覺感佩了。夫人道。阿呀。我真糊塗了。怎樣談天說地的說上一大些閒話。就擱了侯爵的工夫。快請申明尊意罷。嘉穀笑道。請夫人聽罷。我記得東方有個大哲學家說道。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自從與安隸華分手以後。十餘年功夫。南北東西的走夠了。雖不能說足跡遍天下。但是這小小的歐洲。幾乎都被我跑到。大大小小的差使。也做過了好些。光怪陸離的事情。見的見了。嘗的嘗了。現在看破紅塵。情願脫離這齷齪的世界。以後的歲月。祇要安隸華平安。我就能平安。祇要他不嫌苦。我也能忍耐。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請他拋棄前嫌。復歸於好。在這裡。或在別的清靜地方。蓋一所房子。種幾畝薄田。我們夫婦兩人享幾年清閒的福氣。豈不是合理的話麼。夫人笑道。你可不要生氣。我這裡有一句話。你聽聽對不對。嘉穀道。夫人放心說好了。我怎敢生氣呢。夫人道。方才你說什麼東方大哲學家什麼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看你適得其反。你登東山而奇魯。登泰山而羨天下。所以甘

冒不韙。喪名敗節而不知返。黑夢方酣。數遭跌仆而不能悟。棄絕天途。甘爲魔孽。危哉危哉。談嘉穀一聽這話。頓時面赤耳紅。怒從心起。但是不敢發作。深恐小不忍則亂大謀。於是假意懇勸。說道。夫人責備的極是。但是不涉重洋。不識風濤之險。不登絕頂。安知崖壁之危。我是渡過迷津。歸覺路。脫離魔域。奉真宗。夫人爲我擔憂。我也早已覺悟了。夫人道。很好。這事非但尊夫人聽了快活。就是我們旁人聽了。也得喜歡喜歡。嘉穀道。還有一層。我們夫婦雖然結褵了。沒有幾年。那愛情的根苗。已是不可拔的了。後來我賭氣一走。無非年少氣盛。不知什麼關係。並沒有決絕的意思。所以在這個幾年裡頭。沒有一天。我不想着他。好幾次的。夫人連忙接口道。那末更好。我們作女人的。終得一班丈夫。以誠相待。愛護相加。方得安心自然。倘使不是這樣。就是有吃有穿。精神上終受着一種不能描摹的痛苦。現在你的來意。我也知道了。你的心。我也明白了。這事我一定保得住。可以完美解決。祇要你在這個紙上。簽下一個字。就算定當。夫人說着。在身邊掏出昨日寫下的一張契約。交與嘉穀。嘉穀不知就裡。接了過來。定睛一瞧。不覺大怒。暗想這樣辦法。我的計劃。豈不是全歸失敗麼。倒中了他們的計。乃道。夫人。這個紙上所說的。果然是鄙人的意思。但是要鄙人簽字。那可不能。費蘭蕊夫人道。這又奇了。既是你的本意。爲何又不肯實行呢。嘉穀道。這事本來是我的好意。這麼一來。發顯我太弱了。一個大丈夫。言出如山。說行就行。豈肯幹那

奴顏婢膝。低三下四的事情麼。此時嘉穀說得聲色俱厲。儼然有不可侵犯之勢。夫人笑道。你也不用聲大氣壯。嚇是不行的。這都是你自己說的一番美意。若你簽了字。這就算證實了。若你以爲不然。那也不勉強。大家各行其志罷了。你的心跡也算明了。人家也可死心蹋地。不要再有什麼妄想了。嘉穀冷笑道。那可不能。你可知道。我們的離異。並沒有什麼正式的手續。假使他說半個不字。我就法律從事。此時夫人也正色道。那很好。他正要起訴。與你正式離婚。斷絕糾葛呢。嘉穀冷笑道。這話哄誰去。他有什麼理由。要求正式離婚呢。夫人站起來說道。正多呢。於是從懷裡掏出一包信件。拿起來。照着嘉穀道。你的劣跡。都在這裡。你還以爲不夠麼。嘉穀一看。不覺冷了半截。待要搶時。夫人縮手道。此地非貴人久駐之處。我可要少陪了。說着。珊珊的出去了。嘉穀此時懊喪萬分。暗暗發恨道。貝玉紅姑娘死了多年。怎樣我給他的信。落在他們的手中呢。現在我的假面。完全揭破。還有什麼話說呢。於是站起身來。往外就走。想道。這不是那舒方圓。同着這個刁鑽的東西。設下的計策麼。我談嘉穀。若不拿那舒怪物的黃格藍底的手帕。勒死這婦人。終不能出我心頭之恨。看官。你看這談嘉穀。費盡心計。設下牢籠。欲作弄他的夫人。到底他的夫人。一心倚靠天主的全能。聖母的保佑。穩穩的避過了惡計。所以魔鬼本領雖大。我們祇要全心倚靠天主。他終是不能奈何我們的。後事正長。請看後期續解。

近事 羅瑪之部

○教宗通諭已頒。歷來教宗即位。必有通諭一道。布告普世信友。示其所懷之心願。及教友應盡之急務。其諭每因時勢之不同。而各教宗所言亦異。今教宗庇護第十一。即位已逾週歲。各處教友。久已殷殷懸望其諭之下。惟教宗因時局浮動。各處紊亂。欲慎重其事。須先周視默察四方時勢。故遲遲至今。近聞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號。已將所備之諭。繕就頒發。法文字報等。當即譯出傳佈。諭文甚長。大旨不外爲世界和平事。首序已即位後所遇之事故。辭甚典麗。意亦深遠。繼詳陳現在世界種種痛楚。謂和平已失。國際間人民間及家庭間。皆呈不安之象。此其故。皆因人民不守天主誠命。社會不認有天主耳。欲醫治此病而復於和平。必當回

復聖教所示之倫理與道德。主教宜任其職於此。神品班修會士等宜致其力於此。其餘教友亦宜奮勉於慈善及救人之工。庶真正人類之和平。可以復得。諭中。教宗深冀不久後。主教可集於一處開大會。如前次聖體大會時同。最好續行華諦岡未完之大公議。惟時機現尙未可耳。云云。中謂已於悲悼痛苦中。所最可以自慰者。現有多數國家。卽異端者外教者。亦已與己相親善。互通信使。末段則對於意大利而發。謂己對於意大利殊爲傷感。彼乃己桑梓之邦。在昔爲聖教之名國。今各國多有與華諦岡親善。而彼乃無所表示。卒並申明所有前任教宗對於意大利剝奪教宗權利之抗議。依然保留。惟冀不久。可以接洽調停。而使宗座得自由行使職權。不受世權之限止云云。

○教皇收養孤兒。亞爾美尼亞聖母始胎女修會收養多數女孤兒。分居於西利亞亞那。刀利君士但丁等本會院中。教皇聞之。深爲嘉獎。並定其中四百名。及看護孤兒之亞爾美尼亞籍始胎會修女十二名。歸己收養。令居於加。斯歹爾高道花教皇宮中。並將此四百孤兒。一併立爲己之嗣女。教皇對於亞爾美尼亞教友。如此慈愛。甚可使人觀感矣。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陽曆三月
○祝聖天主羔羊。陽曆一月二十號。爲當今教皇庇護第十一次。行第一次祝聖天主羔羊大禮之期。按是禮。每新教皇卽位於第一次過聖女依搦斯瞻禮日例行之。其後每五年。復行一次。若過大慶年。或天主羔羊用罄時。亦得行之。故此後。將於一千九百二十五年。重行祝聖。所謂天主羔羊者。乃聖物之一。式如聖牌。大小

不一。質爲純淨蜜蠟所製。一面印羔羊像。又一面則印聖母像。或聖人像等。此次所印者。概係聖母善導像。或密良總主教聖盎博羅削像。蓋今教皇乃密良人。故取其地有名之主教爲紀念。牌之四邊。印有教皇年號及其月日。是日上午十一下鐘。教皇進禮堂。升寶座。脫去紅色外衣。穿金咖叭。戴金冕。前至祭臺前。臺側備有純銀大盆。滿儲聖水。水由管更衣所主教先是祝聖。教皇依禮誦經後。取巴爾撒末香與堅振聖油。和於聖水中。作十字式。於是由日路撒冷十字。西多會院長及其院士。呈上所製之天主羔羊。(蓋自教皇保祿第五後。製造天主羔羊之職。特歸該會專之) 教皇取而浸於聖水中。既教廷總監主教。教皇宮監巡使及管更衣所主教。以次取而浸之。禮畢。取出。置於堂中。四週所

置白布臺上。於是禮畢。所謂天主羔羊者以成。
○華宮設高等聖教音樂館。去年十一月內。華諦岡宮中重設高等音樂校。專事研究一種類。我畧音樂。無論風琴與鋼琴之和法作法。以及唱法。莫不悉心研究。此校宗旨。本為栽培教中神品班而設。今特許非神品班而有意於為聖教効用者。亦得入校。且能任意選擇一科。以專研究云。

本國之部

○教宗欽使剛公恆毅之行蹤。剛欽使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號。自香港到上海。二十五號。在徐家匯及洋涇浜等天主堂舉行聖誕彌撒。二十六。普育堂內彌撒。二十七上午。乘九點二刻快車至南京。當即轉車。由浦口直趨北京。二十八夜九點二刻抵北京。二十九號。該處主

教司鐸修士等。聚而請見。剛使致訓辭。申明已為教宗代表。教宗對於中國人民。甚欲顯其慈愛。並望中國人民。同歸正教云云。是日巡視北堂及他院所。三十號。拜會駐華法意等欽使。三十一號。至石門總修院中。當受歡迎。次日即一月一號。在該修院舉行大禮彌撒。彌撒中。送聖體前。轉身向眾修士演說。訓其效法吾主耶穌。聖體內之愛主愛人及謙遜聽命諸德。彌撒後。接見修士。是日入見黎大總統於宮中。行賀歲禮。有文主教等陪侍。黎大總統大加優禮。二日在京中。巡視其餘教中所辦事業。三日赴天津。眾司鐸及會長等歡迎之。是日巡視老西開學校病院等處。四日在老西開修院中作彌撒。後巡視普愛堂聖功女學等處。初五日。在河樓堂作彌撒。其後察閱益世報館及排地仁慈庄堂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三月

等處。六日。在西開總堂。舉行三王來朝大彌撒。午後。在崇德堂行聖體降福。其後乘火車回北京。七日晨。由北堂至天神堂舉行彌撒。其後數日。察閱各項學堂善院等處。日無寧晷。十二日。由京至保定。大受曹巡閱使歡迎。曹使遣其代表。率軍樂隊保安隊。及道尹警長縣主等迎於車站。特備汽車。送至堂內。十三晨。在保定大堂。舉行六點鐘彌撒。後巡察各學校院所。晚六點鐘。赴曹巡閱使宴。席間除曹使外。陪者文武官員二十餘人。十四主日。剛使仍在該堂行大彌撒。午後。請曹帥宴。席設總堂內。曹帥及文武官員二十餘人俱到。席間。曹使秘書操法語演說。盛稱天主教於中國所行之善舉。剛使甚讚其言之真切。謂即教中人言之。亦不過如此。十五。各大員回請剛使赴宴。席設公園內。剛使赴之。

曹帥亦與焉。徹席已四點餘鐘。即晚乘火車。南往正定。其後自河南至漢口。而駐節焉。一路如何。且待探聽。又前本雜誌記剛公欲延一精通法語之華鐸為秘書。今聞已由北京林主教物色得趙懷義。司鐸充之。趙曾留學歐洲。精能幹練。向充北京西直門內毓英中學校校長。已於十五日。偕剛使同往漢口。剛公便抵漢口。時亦非常熱鬧。迎接者有法比等領事。及交涉使省長署秘書等。教中則有漢口武昌漢陽等處各司鐸。剛使下車後。即赴若瑟堂。延見眾人。作簡單之演說。謂余見中國教友之熱心。殊為敬愛。並望中國教務日形發達云云。蕭督軍亦歡迎剛使。並致頌辭。現剛使寓居法租界。

○鳥堅尼羣島華人開始奉教。鳥堅尼乃熱帶之羣島也。該島有數商埠。其繁盛者拿包。

埠也。高架坡也。加柄也。其餘零星細小之埠亦不少。自華人到島以來。首先奉教者。乃台山縣人陳樂君。君又名大喜。當時與陳君同赴高架坡聖堂瞻禮者共四人。惟陳樂君一人爲主。簡選領洗入教。前陳君本爲世俗中嗜好最多之人。今則爲一純萃之好教友矣。豈不奇乎。其餘三人尚在包埠營業。陳君亦有商業在包埠。另有椰子園在山中。居常於椰園中。管理其樹藝。自陳君奉教後。接其母及家人兄弟親戚朋友等來埠。大概亦被其勸化奉教。其二弟大歡君亦自理一椰園。亦熱心教友也。其三弟均樂。又名大耀者。則在高架坡高主教所開之學校內讀書畢業。能通英德二國語言文字。今營業於包埠廣富隆字號中。爲埠中有名商業家。官商士庶無不與之和洽。年歲不過三十有餘。而辦

事老成。且凡慈善公益等事。無不踴躍爲之。去年倡設華英文養正學校。以培植埠中華僑子弟。又設閱書報社。以便僑民暇時得瀏覽有益之書報。以廣見聞。免無事趨於歧途。致損德性。此真愛人以德之熱心君子也。故蒙上主眷顧。賞賜獨厚。自陳君兄弟奉教後。迄今十有餘年。華人之來奉教者。漸見其多。拿包埠已有華人聖堂。該處主教聘有胡心澄君（廣州人）爲本堂佐理。專管華人傳教事務。此雖因華人智識日開。然亦上主賜寵於吾華人也。爲之記本島華人奉教事如此。

江蘇○唐墓橋露德聖母堂銀慶記盛 唐墓橋地居川沙。與南匯接壤。素爲聖教繁盛之區。惟前所有教堂皆華式而湫狹。既不足以容信眾。又不足以壯觀瞻。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有

王貞女龍姑承其先叔祖司鐸王公之意。捐地十畝。請建大堂。時本堂司鐸桑公極表同情。惜因經濟困難。有志未遂。直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九月。鄂公勞振鐸是邑。重議建堂事。幾費商量。始得上峯允准。乃繪圖勘地。鳩工庀材。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行奠基禮。定名爲露德聖母堂。閱二載。工程方竣。規模宏敞。設備精良。計共費六萬餘金。皆鄂公所捐之私財也。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行開堂禮。盛極一時。遠近來觀者。咸稱羨弗置。自此以後。每逢瞻禮節期。信眾多來與禮。雖堂能容三千之眾。然尙嫌其小而不足。可見聖母之恩德入人深。而願瞻仰之者日盛矣。今歲適屆斯堂二十五週紀念之期。本邑信友咸願舉行慶祝大典。爲斯堂生色。總司鐸顏公。本堂司鐸桑公。亦同此意。惟欲行盛

典。籌款爲先。爰由本堂各幹事員。擔任捐募。蒙熱心士女。慷慨解囊。集款得五千餘元。於是添置旗綵。購備物品。以作大禮之預備。請於姚大司牧。使主其禮。蒙准於十二月十日。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爲慶日。至期。堂內外點綴一新。燈綵旌旗。輝煌織繡。堂前河面。架一臨時木橋。有上海信友沈叔眉君。送裝電燈千盞。自堂頂至地。及其兩簷。又堂內四壁及棟樑間。悉行裝徧。先一日傍晚。姚大司牧暨洋涇浜堂院長榮司鐸。董家渡理家步司鐸。震旦大學吳司鐸等。乘舟戾止。入夜。電燈開放。燦爛光明。幾同白晝。四方聚觀者。教內外人無止千萬。晚膳後。司鐸學生等在露德聖母假山前。奏琴唱歌。爲慶典之開幕。新普育堂西樂隊。及本地音樂班。同時奏曲。聲韻悠揚。繼放焰火。亦殊足以娛目。觀者莫

不謂鄉僻之區。得未嘗有之盛舉也。十日晨。各方信友。紛至沓來。非特堂內莫容。堂外亦幾無立足地。八時半。姚大司牧。衣大禮服。行大禮彌撒。榮院長及顏總鐸。邱司鐸等。襄禮。吳司鐸登臺演講。大旨勸教友入堂祈禱。恭領聖事。以無負斯堂云云。旁徵曲引。語語動聽。彌撒禮畢。恭迎聖母。榮院長主其禮。邱黃二司鐸副之。其餘司鐸八九位。偕同與禮。中西樂隊。男女學生。領報會友等。魚貫前行。眾司鐸與聖母之輿殿其後。出堂門後。過浮橋。在河西繞行一週。而一路行列齊整。旗幟鮮明。鐘聲樂聲。歌聲經聲。相應和。觀者人山人海。不下三萬之數。皆肅靜無譁。時川沙縣知事嚴公。警佐陳公。張江柵巡官朱公。並城鄉紳董等。均來觀禮。由顏總鐸。桑本鐸及川沙黃司鐸招待。極盡賓主之歡。禮畢早

膳。旋本堂學生開游藝會。官紳及他來賓。在場觀看。嚴縣主訓勉諸生語甚入理。午刻主教司鐸計十四位。官紳計二十位。分坐二席。一律西餐。餐時西樂隊奏曲娛賓。咸爲鼓掌。其餘來賓亦皆欸以盛筵。下午二時半。聖體降福。後官紳來賓盡歡而散。是晚仍燃電燈。觀者亦不少。翌晨爲已故鄂公行追思禮。堂中綵飾。悉易以素。桑本鐸主大禮彌撒。邱徐二司鐸襄禮。繼而主教行大追思禮。眾司鐸咸執燭以待。西樂隊作哀戚之音。蓋斯堂之成。皆鄂公之力。今爲斯堂慶祝。自不能忘其建造之人。所謂飲水思源。理當然也。午後主教回滬。諸司鐸各回本任。所本司鐸桑公。以此次慶典。可稱圓滿。故於十二月廿六日。恭獻彌撒。敬謝上主。并爲助捐諸人求福。總計此次置備各物。及一切開支。共費銀二

千餘元。其餘所多之款。約三千元之譜。將作基本金。存儲生息。以備常年迎聖母費。及他堂中之要需云。

○請議禁男女同學

男女同校。其害易知。

何如國事。蠅蟻。無人主持。理教。任一般狂徒。高據學位。布其謬種。扇其淫風。長官畏懦。懼起學潮。又熟視如無睹。惟民間不少正人君子。思挽狂瀾者。如江都譚廷甲等。近又於省議院中。請議禁止各學校男女同學案。其文曰。請議省立各學校。禁止男女同學事。查男女同校。作俑於北京大學。民國九年。貴會多起議員。提議禁止。載在會刊。因閉會。期促。僅付審查。未有結果。其時省立各校。男女各分。害非切己。近南京第一中學。甘冒不韙。不問男女。一律招考。如謂取法歐美。則考諸歐美。並未通行全國。美博士杜威。

前在揚州演說時。江都勸學所所長曾萬里。趨陪兩日。當詢杜博士。謂近來學校。倡言廢置考試。男女同校兩問題。究竟有無流弊。博士答以兩問題極重大。我美洲固未敢廢考試。男女同校。亦祇少數試辦。終覺未妥。未敢推行。曾君現在不難詢問。至謂部令通行。則更欺人太甚。遍查兩年來政府公報。並無此項部文。尤奇者。一查中女學監。即某校長之妾。歷來女誦。女範。教女子以作家之道。教以將來為人媳。為人婦。為人母之道。則有之。有以人家小星。為學堂師傅者。豈非教以將來為人妾之道耶。鄰省禁止。而本省行之。蘇人之恥也。惡流不絕。謬種蔓延。伊於胡底。廷甲等為世道人心計。應請貴會提議禁止。不勝延頸待命之至云云。其言甚為痛切。不知彼倡男女同學者。何以答之也。又不知

江蘇省議員。能爲國爲民。扶持正道。而挽頹風乎。

外國之部

意國○邦貝依大燭。意國邦貝依聖母堂內有大燭一枝。乃美國紐約聖嬰堂所贈。以報其恩人加羅梭者。每年於加去世日點燃之。歷二十四小時而止。人有計之者。謂如此可燃至一千八百年之久。其燭重一噸。卽中國一千六百八十斤。高一丈六尺。下方對徑五尺。上方對徑八寸。又土國君士但丁聖女沙斐堂內。亦有奇大之燭一枝。與此相髣髴。希臘人與土耳其人。謂此燭當與土國同其攸久。故平日不燃。惟大瞻禮日則燃之。

巴西國○政教融洽。分離非卽相仇。此巴西某名人之言也。其言果不謬。目下巴西政務

近事 · 外國之部

與教務。截分二途。然政治雖脫離教權。並非與教爲難。亦不與聖教立於反對地位。蓋巴西政府。微特不否認教會之存在。且公然明認其存在。而尊重之。故今年舉行獨立後百年紀念時。巴西政府。開萬國博覽會。特敦請教會。與此盛典。可謂待之厚矣。教會方面。亦待之不薄。京都主教勒米。特諭京中大小聖堂。依次舉行顯供聖體一日。以謝上主於此獨立後。第一世紀中所錫諸神形恩佑。并令於每月七日。在京中各大堂內。另行一敬禮。以表示教友之宗教觀念。及愛國熱忱。可謂感情融洽。互相尊敬者矣。巴京創有一會。專以促進軍人熱愛祖國。及服從教會爲宗旨。上級軍官之入是會者。實繁有徒。四月七日。在該會聖堂內。舉行獨立後百年之教中慶典。巴西總統柏叔雅。及諸閣員。咸與禮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三月
焉。是日主禮者。爲教廷駐巴欽使恩利迦斯。巴利主教。禮畢全體軍界。恭獻一金心於全國海陸軍大主保無玷聖母像下。以表示彼等敬愛之忱。并爲感謝聖母。於百年中所賜之勝利。金心內藏有大總統及海陸軍官之名押。由勒米主教受納。謹謹供於聖母像下。又有一事。足証巴西政教感情之融洽者。初巴西總統柏叔雅。自伯脫老保利返京也。政界中人組織一會。以歡迎之。其榮譽之會長。卽推勒米充之。此事爲該國歷史上。破荒之舉。蓋歡迎總統。乃純屬政治性質之事。今以神品之人爲之長者。實爲第一遭也。屆期勒米主教。與柏叔雅總統同車入京。衛隊前後擁護。百姓四面歡呼。由火車站經大街直抵總統府。吁。可謂榮矣。由此可知。吾聖教在巴西之地位。十分優美。而聖教事業之發

展。亦所以增進國人愛敬之一大原因也。蓋自近年以來。賴各處主教之熱心傳揚。及歷任教宗欽使之盡力提携。教區之數。日見增多。目下巴西共有主教區五十有二。直隸宗座區三。其他有主教銜者十一。又有樞機主教一位。卽京都總主教街瓦而剛公是也。計南墨洲辣丁族諸國中。主教之得列樞機班者。僅巴西一國有之耳。人稱巴西爲聖十字架之地。則其有此也宜矣。教區之推廣。旣如此。而教中事業。亦極發達。蓋各處主教。咸以建設善會。廣傳聖教爲己任。故提倡扶持。不遺餘力。至於教育。更形發達。設學也。宣講也。循循善誘。孜孜訓勉。故其收效甚多。且及於政治方面。故各聯邦政府之法院。以及中央政府之閣員。莫不有純粹之教中。信友與焉。爲數且不少。彼等咸能殫心竭力。以保護國中。之聖教權利。及人民之宗教思想。至論巴西國民。則全體崇奉一信德者也。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

一月廿一日張紹曾遺黃鄂留施肇基並視疾對施辭呈僅
 准給假許世英電辭既長○意首相定下月召集會議
 批准華盛條約此條約即保障中國之獨立者 巴西駐
 英大使為國際聯盟會會長
 廿二日命李厚基着即來京福建督軍一缺着即行裁撤
 學潮於政學研究系外又牽涉外交系勢愈擴大院
 派朱泮藻赴滬與西南要人協商統一 意使續赴外部
 交涉通縣警署被毆事請對日答覆
 廿三日使照會青島交涉還後商埠督辦久不在青會辦甫
 到即行無人主持市政廢弛對外交涉亦無妥領請速派
 負責大員常駐 盧永祥任潘國綱為援閩總司令
 廿四日參院投閣員向意稟高凌霨劉恩源張紹曾李鼎新
 程克彭允韓李根源吳毓麟均通過惟施肇基未通過
 黎語訪客自蔡元培為入妖並謂學潮非打破不可府與
 吳彭聯合一氣對付學潮 片馬交涉政府電商唐繼堯
 派員查勘
 廿五日命特任高凌霨為內務總長劉恩源為財政總長
 張紹曾兼陸軍總長李鼎新為海軍總長程克為司法總
 長彭允韓為教育總長李根源為農商總長吳毓麟為交
 通總長○美軍開赴查凡爾返國比政府國防總長代表
 比軍自往送行
 廿六日命署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項駿准辭本兼各
 職改任楊壽山又令張壽謙為浙江財政廳廳長 使團
 請賠償豫閩外僑損失部允照辦 江防司令部會議胡
 漢民劉震寰均列席議席忽起鎗聲胡漢民衛隊死
 二名魏邦平被劉震寰扣留○哈定總統疾症照常辦公
 廿七日命特任劉恩源兼鹽務署及幣制局督辦 租界

推行印花稅案使團仍反對由葡領袖公使函覆中政府
 推絕○科龍大主教向教皇申訴法軍虐遇德人種種情
 形請教皇勸法國勿犯開戰首禍之罪
 廿八日外部電沈崇勳赤塔莫斯科要求派員來華接洽通
 商希拒絕 陳幹過濟赴京反對王正廷與日人簽定海
 電別紙條約○洛桑會議破裂各國代表均返國
 廿九日黎派王芝祥赴滬再與孫文接洽統一 孫烈臣辭
 東三省陸軍整理處總監○法軍工程兵二隊佔據科白
 倫士之鐵路
 三十日命特派丁槐為兩廣慰問使林俊廷督理廣西軍
 務善後事宜及令交通次長勞之常准免本職改任孫多
 鈺 劉恩源派彭觀任總務廳長胡仁鏡任庫藏司長
 三十一日唐在復到巴黎代理顧維鈞出席行政院該院開
 會關中國者僅一禁烟事項 全國商會聯合會議決公
 推張孝若為全權代表與各國商團接洽關於財政整理
 及關稅改進事項○華盛頓萬國航空大會定十月二日
 至五日在華盛頓開會哈定總統為會長
 二月一日奉省又發生兵匪傷害日僑案日僑向外務交涉
 內務部各處又發生兵匪傷害日僑案日僑向外務交涉
 熱在陰曆五月六月間鄂閩在陰曆二三月間並由各使館
 派人同往 雲浮縣城被土匪攻入搜搶一空○法軍奪
 據魯爾各地 俄德二國條約經一國議會批准今
 日由德外交總長勞俄駐德大使交換
 二日命許世英准辭職阮忠植暫兼代皖省長 外財交
 部稅務處聯席會議商內外債金佛郎問題○教皇用外
 交方法以調解法德爭端已無希望教皇惟有一宣言
 勸列國和平從事持以基督教之公道勿為己甚

中外大事表

一百四十三

三日命令署外交總長施肇基准辭職改任黃郛署外交總長又令特派董康為法政討論委員會副委員長余榮昌為大理院院長許世英為航空署督辦○科龍區域自鐵路罷工後德人計算損失物件之數值一百萬金馬克四日曹錕電長江形勢日趨緊急地方治安關係甚鉅以後鄂贛兩省調動軍隊由銀運電辦理劉恩源決發十二通○法比意三國代表致哀的美頓書於立陶宛政府要求其撤退曼末爾駐兵

五日清還張紹曾電滬軍民長官飭查滬公團裁兵之運動京漢路工人因總工會被阻事全路罷工○土國拒絕和約各國代表無不失望痛恨前途可慮

六日安格聯上政府說帖關稅及關稅備抵賠款及內外債非有敷餘不得撥充行政費請政府注意○法軍豫備佔據華百爾流城又示禁被佔區運煤料出境

七日政府電駐外各使擬由關稅籌撥各項債息餘俟財政大會解決希轉達各國政府眾院咨院部請提公使同以意黎擬催施肇基顧維鈞回英美公使本任熊炳琦八日八釐公債案未解決前政府不得發行任何債券送來無法審查此案未解決前政府不得發行任何債券等語

晨外部會議中東路事有關係各部均派員出席津浦港務處水手等反對主任吳某全體罷工督署派官輪三隻裝載往來通車搭客○英法二國於會商後一致拒絕土國之要求不允將二國軍艦退出斯茂那且致書安哥拉土議會如軍艦被攻當籌自衛之法

九日命令特派黃榮諾爾布為蒙藏院總裁特別閣議整理內外債辦法並商發行流通兌換券五百萬日使再抗議九六債停付本息事黃郛晨就外長職○英政府

不准法軍運煤火車通過英軍占據區域

十日命令特派呂調元為安徽省長中央派戴鴻慈赴奉與張作霖籌商援蒙手續執河突來大股蒙匪攻破開魯林西綏東三縣已調駐通縣縣毅軍馳往剿辦

十一日○土耳其復向協約國提出新哀的美敦書限協約國人於三日內離土麥那

十二日蘭州電陳能怡決定將銀行開幕後紙幣逐漸提高以期票現一致政費不敷減成給發

十三日○東京電眾議院今日已通過預算案數廷駐使經費會經取銷

十四日命令張紹曾授為陸軍上將孫文任徐紹楨粵省長楊庶堪粵勞軍使滿洲日人藉口胡匪濫起反對撤退日本守備隊

十五日命令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施履本准免職改任馮國勳

十六日膠濟路下行貨車由一鐵橋出軌交通斷絕

十七日孫中山抵港登岸時當道派人保護甚為周密領袖葡使出京

十八日交通部通告外交團關於電報電話無線電之產業均屬國有如有各省向外人抵押或出賣政府概不承認

英代使柯乃武南下參與上海之英商會聯合會

十九日交通部電楊增新阻止中奧合辦伊犁電燈電話○萬國商會在羅馬舉行第二屆會議外交部電駐美公使派員蒞會

二十日農商部派出實業調查專員兩廣林炳善東三省劉哲趙成恩陝西王誠齋江蘇浙江王藩徐固卿就粵省長任朱兆莘電外部倫敦各報鼓吹共管中國財政說甚盛請政府速籌整理外債○英軍已從古龍之西撤退改由法軍占據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南京主教姚准刊

國民學校 **國文新課本**

是書全部八册分兩種出售一為止有正文者
二為附有小字彙者

無小字彙者每册售洋七分

附小字彙者第一册售洋九分

第二三册各售洋一角

第四五六七八册各售洋一角三分

注意 凡訂購此項教科書者倘不指明兼購
小字彙概以無小字彙者發奉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國民學校 **法文譯本** 全書共計八册
前六册均已出版

此書由孔明道司鐸取本館編輯之國民學校
國文新課本譯成法文專供外人有志研究國
文者之用可以作自修本亦可作課本內容大
概如下首列本課各生字之官音土音平仄聲
及詞類並將各主要意義譯為法文次為本課
及語詞之譯音及譯義現第一至第五各册均

已印竣有華文對照者前四册每册售大洋三
角無華文對照者售大洋二角自第五册起每
册照前價增加一角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高等小學 **國文新課本**

是書全部六册其前四册均已再版第五册現
在再版中每册售大洋一角三分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中國 **國文課本菁華**

本書之特色主要點約舉有五一全書共四册
文理由淺及深循序漸進二專選文理通達之
古今名人文字俾學生易於解悟三古體文字
一律不用以便學生之記辨四地名國各人名
等均有符號標明以便學生一望而知五每篇
結構之法遇有特色處插加評語以表作法全
書四册每册售洋三角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募捐彙誌

聖教雜誌報社暨聖心報館執事先生均鑒敬啟者做邑不幸天降災殃古曆八月初九溪流暴漲溢滿郊原城市鎮鄉概遭淹沒縣治水越城二丈祇留最高二巔東溪上自坦洋西溪起自穆洋狂流浩蕩被災不下數百餘鄉市肆田園盡成澤國民居樓屋掃成空場生命淹斃無算闔鄉淪沒舉家溺斃者所在多有至於父母其子女夫喪其妻孥兄亡其昆弟子沒其父母尤難數計孤苦零丁哀號遍野慘難言狀淹死遺骸橫積郊土無棺無槨暴骨陳屍烈日薰蒸不勝臭穢鳥獸啄食寓目難堪言之可為痛心聽之能無墮淚然死者之慘固無論矣即幸存者水裡殘生魚鱉鱗餘無衣無食難覓布殘羹露宿風餐祇憑荒野代屋形單影隻告貸無門處此嚴冬風霜將何以禦嗟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妻如賓如友死者既不可追生者朝難保夕滿目瘡痍號拯無路邇來因此貧病交加死者日益以眾長此以往非賴仁人君子賑濟救恤恐將殄滅無存敢懇各省主教司鐸教友諸公體上主仁愛之懷念四海胞與之義慨解仁囊賑施災眾不獨身受者感德無既而至上公上主定亦錫諸公以無疆之福矣特此

哀懇并乞登諸報端廣為勸募以拯數十萬災黎賑款無論多寡仍請惠寄福建福安康家坂天主堂劉某收以便轉交籌賑會散放不勝急切企禱之至肅此順頌道安
福建福安康家坂天主堂司鐸劉則庸同教友劉光勳王振邦繆蘭孫池恩銘劉勉池衡周啟

新書出售廣告

達味大戰高力亞用白話扮演達味殺高力亞事跡共分四幕一依撒依遣子訪兒二高力亞挑戰三達味石斃高力亞斐人大敗四達味榮歸故里並有新歌數種扮演秩序載之甚詳若六本齊買則扮演尤為易每六本大洋五角每一本大洋一角郵費在內欲購者請去信向天津法界崇德堂可也 獻縣印書館啟

本書館近印東洋宗徒聖沙勿畧小傳已經出版全書共三十頁而插畫有二十餘幅之多將聖人一生事跡一一繪出殊有可觀定價每本大洋六分所印無多如有欲購者請從速
土山灣印書館廣告